

翻 開最近一期(第十三期)的影響雜誌，在一〇七頁的下方一則「漲價啓事」是這樣寫的：

王祖授。

。然今物價激漲，篇幅又增，故而漲價，實不得已，敬請鑒鑒、垂恤、體諒、包涵、支持。
「非常的「淒涼」，使人不禁對這本我國目前唯一具有學術味道的電影雜誌洒下同情之淚！」

坊間定期出版的電影雜誌不下七、八本之多，本本豪華精印，但內容則千篇一律是明星的彩色巨照、明星的生活動態、拍片花絮……等，這種屬於電影公司的宣傳刊物，充其量只能叫做「明星雜誌」，而不能稱為「電影雜誌」，因為這些雜誌尚停留在捧明星的階段，已無法滿足今日知識份子看電影除了兼顧娛樂效果外，更講求瞭解電影本身的寓意，導演技法的研究，以及有關電影的種種知識：諸如攝影、剪接等等的需要。「影響」適時填補了這項空缺，不致使本國的電影刊物成為另一種「沙漠」，然而不幸的是曲高必然和寡，今日日本國大多數的電影觀眾仍停留在看明星、聽故事的階段，他們為娛樂而聽任膚淺電影的態度，使得「影響」亦連帶受到池魚之殃，始終徘徊在知名度低、發行量少的冷門雜誌列內，更糟的是這還影響到它的正常出刊，譬如第十三期的出書距第十二期整整隔了六個月，原本是季刊的成為半年刊了，而且在第十三期的目錄上寫明出版日期是一九七六年四月，但這較我在甫一上市即予購閱的五月下旬顯然又有一段時差，因此到如今連「有心人」也無法肯定它的第十四期會在什麼時候問世，則其他讀者又如何能在當它與其他五花八門的雜誌同擺在書攤上（「影響」沒有辦理訂閱，只有零售）做驚鴻一瞥式的一陣來去匆匆競售中留意到它的存在呢？尤其是每當我逛到全台書城，不時會發現過期的它一細細停放在水泥地上的角落裏，恰如林柏燕於「六十二年短篇小說選」的後記中引述喬治吉辛的一句話說：「時髦不趨向你的貨攤，對你確是苦事。」給我的印象竟是這樣鮮明！

「影響雜誌」的發行既是針對知識份子，然而卻似乎並未獲得相對的青睞，甚至在第八期中，身為編輯之一的但漢章在其所寫「中國電影問題種種」一文裏，以「影響雜誌及其影響」為一單元做起自我批判，列舉了三大缺點：



我對「影響雜誌」的印象

一在沒有全盤建立一套新規模之雄心。

二在對權威論述的囫圇吞棗。

三在將不自覺的崇洋意識感染給讀者。

這樣的批評對「影響」這本好比「實驗電影」的雜誌來說原是不算過份的，但我們試看八期以後的情形：自第九期起推出一系列的中國導演專題（九期陳耀圻、十期龍剛、十一期宋存壽、十二期胡金銓、十三期張徹），其中包括訪問錄、個人風格之探討、作品結構分析，透過不同執筆人對導演作品的觀感及引申、作品年表等等，研究一位導演可謂相當完整，具有代表性，此其一；自第九期起幾乎每期均有關於電影攝影的文章（九期「大法師的攝影」、十期「新潮派與日本電影」、十一期「雷的攝影」及「怎樣火燒摩天樓」、十三期「電影攝影導論」），這種平日難得一見有關電影知識文章的刊載，使吾人得憑藉著這條小徑，去探訪如「桃花源」般的電影世界，領略出一串優美的畫面之呈現，是經過如何的取景、如何的運鏡，這猶如「從根救起」的作法對於培養吾人之「電影情懷」實在深具價值，而在第十期、第十三期分別推出的「電影書刊介紹」，積極指出一條「深造」之道，亦有異曲同工之妙，此其二；姑不論這些新做法的效果如何，但只要是做了，就應當鼓勵，就應當獲得其應有的評價。當然「影響」還有許多其他特點：

一、重視電影導演的作者論，每期均有外國重要導演的專題研究，且佔了相當大的篇幅，只可惜這些全數皆為翻譯外人的文章，我希望有朝一日，能見到用中國人的眼光、角度來從事評介的工作，而文字當力求深入淺出，內容當再加濃

縮、去蕪存菁。

二、近來「沒有真正的影評」曾一度成爲熱門話題，的確！一些報章雜誌以及電視節目裏的評論，一概報喜不報憂，這種明爲評審而實則暗充「買辦」的態度，引起普遍不滿不是沒有道理的。「影響」裏的片言言片專欄就絕無這種現象，需知「衆人皆醉我獨醒」是需要何等之胸襟？因此我嘗想，看「影響」光這個專欄就該值回票價了，然或許正因爲這類言之有物的稿件難求，「片言言片」時斷時續，間或水準不齊，這是很遺憾的，希望「影響」多多加油，因爲這塊園地得來終究不易。

再以各期的風貌、內容而論，我最欣賞第九、十兩期（執行編輯爲謝正觀），前者單是封面即先聲奪人，「影響」二字的字體簡單有力，彷彿鏗然有聲，內容方面除首次推出中國導演專題之外，其他「一代暴君的製作與演出」及「電影筆記」也增廣了涵蓋面。（電影筆記專欄之增設，包括雜感、新聞舊事、通訊文字等無所不談，立意至善，然却未能掌握時效，例如「國片近況」一段，或許執筆者在撰文當時確爲「近況」，然待書刊幾經折騰出版後，皆成「明日黃花」了，因此竟被視爲浪費篇幅，十一期以後也就銷聲匿跡了）；第十期的「一九七四年中外佳片錄」亦值一談，這是由「影響」的編輯們，每人選出一份一九七四當年的佳片來，記憶中這種活動只有中國影評人協會於每年年尾舉行一次，國片西片各選十部，揭曉名單於各報公佈，然而該會的這項選舉：一則要湊足數量，予人「寧濫勿缺」之感，二則影評人諸公雖有頭銜，却未必有暇看遍當年中西佳片，容易受賣座好壞影響，三則往往對於電影本身太過注重主題，本末倒置，因此不能令人心服口服（「影響」第十期的讀友來函反應），而「影響」的佳片錄拋除以上種種弊端：一則沒有硬性規定「十大佳片」，真正「因片制宜」够資格才得榜上有名，二則不受「空間」限制，只要該年出品，本地有無公映或連二流戲院放映的首輪影片均不放過，涵蓋面深廣，三則注重技藝，因爲電影終究爲「八大藝術」之一，其他概屬枝節問題，可謂「名至實歸」，因此，眞令人有「難能可貴」之感，可惜的是自該年以後即未能繼續，希望往後每年均能選出，期與影評人協會的名單互相比較而產生制衡的效果。另外，「影響」自第十一期起做了一次改頭換面的

工作，但我認為並不成功，首先封面採「唯美主義」，名稱「影響雜誌」四個字排成一列，字體十分有「韻味」，然而美則美矣，却失掉了第九、十兩期建立起來的「個性」，其次紙張方面突變得又白又厚，使人感到不習慣，再則編排方面不能有效控制版面，往往一幅照片或一項標題就去掉了一頁，一改過去精簡作風，不免使人有「華而不實」之感，希望「影響」的編輯能够注意及此。

總而言之，我對「影響雜誌」是愛之良深，期望殷切的，我認為「影響」當務之急在於先求穩定、力求定時出刊，再求廣傳或其他。我時常想，同屬「專門性雜誌」，「書評書目」何其有幸，得到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的鼎力支持，得以無「後顧之憂」的將全部心力置於雜誌的編輯工作上，為國內文化事業效命，而「影響」又何其不幸，靠著幾個年輕人的單打獨鬥，得不到有力的支持，過著有如歸有光在「先妣事略」中所述「勞苦若不謀夕」般的日子，尤其是看到如今的這則啓事後，我們更不禁替它深感擔憂，「劇場」的殷鑑不遠，且讓我為這本國內唯一的「電影雜誌」正猶如風中孤燭般飄搖不定之際而來請命，並為它的下一期（第十四期）來催生，讓它知道，最起碼在這裏有（相信在其他許多地方也會有）一個關心它的人正在期待著。